

梦里长出一棵树——18秋UCSB交流小结

2019-04-03 09:15:03

在斯塔芭芭拉的倒数第二天我还在拼命赶论文，绞尽脑汁地预测一个社会运动会不会成功。转眼间一切被按下快进，我在 IV 和 Miyu 坐在店外面的阳伞下吃最后一顿饭，最后一次在 [gauchospace](#) 点击 submit，和港科大的朋友说有缘再见，开始匆匆忙忙理箱子。

剩余事项既多又杂，时间紧迫也不等人。最后一天我天还没亮就从床上跳起来把一切没来得及整理的东西胡乱塞进箱子，把带不走的床单滑板衣架全部堆到角落，狼狈地倒退着拉着两个箱子出门，一边对着被我吵醒的室友乱七八糟地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再见。

对这一切，我在几天后的日记里写“一切的混乱归于有序，三个月的时光被压缩塞进两个 29 寸的箱子里。我以为会塞不下，其实压一压，什么都能塞得下的。”

0 坠入梦境前的一切准备

所有的一切开始于那份把 UCEAP 作为第一志愿的申请书。

现在想想我当时在十字路口站了很久。诸多限制让我急躁、慌张、瞻前顾后又不敢踏出一步。那时候 UCEAP 位列未知之路里信息最多的一条。我打了几个电话，被刷下来又被重新录入，无限起落之后我盯着交流名单上自己的名字告诉自己“我要去加州了”，但也不知道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UCEAP 的事前准备格外繁琐。在校内录取后还要填一系列的表格来分配校区（其实我觉得那句“分校区就是抽彩票”不无道理，因为到达 UCSB 之后我无数次揪心自问为什么会跟这帮神仙分到一起）。申请期和出结果之间的空白期很长。我这一届大概在 4.3 才敲定最终去处，之后就是处理校内各种表格、办理休学、订机票订宿舍、办签证、准备选课，基本可以一路忙到暑假。校内手续不必多说，比较麻烦的还是一系列出国事务。

- (1) 机票建议货比三家，到 UCSB 交流基本都是直飞洛杉矶机场，然后乘两个小时机场大巴到斯塔芭芭拉。我当时五千块的机票买贵了，一般两千到三千可以搞定。在学期内想四处旅行的话也一定要注意早订机票，因为我是个见过携程机票以秒为单位涨价的人（这里我必须向每次拖着我去订机票的 [gsy](#) 磕头 100 遍）。
- (2) 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在住宿上多下点功夫。当时我贪图方便，直接订了 Tropicana Garden 的双人间，三个月 5656 刀每周包十顿饭，环境也还不错（顺便建议各位订二楼的房间，一楼部分房间好像蚊虫非常严重）。这学期来交流的大部分同学都一起住在 garden，所以还挺开心的。但 garden 的性价比其实不算很高，完全可以以同等价位在校外找到更好的住宿。之后交流的同学可以加去过的学长学姐问一下 [ucsb](#) 租房群。有这个对比是因为我 9.18 到达斯塔芭芭拉之后短租了一段时间，那间公寓的单人间抵得上 garden 双人间的面积，有独立卫浴，租金也低很多。另外 UCSB 学生宿舍很难订，我当时在 waitlist 上等到天荒地老，一直到八月份左右才接到通知。
- (3) 日常生活用品在那里基本都可以买到。衣架、床上用品、吹风机、热水壶等等都可以在超市或者亚马逊买，但像洗衣皂、肥皂盒这些可以自己带，因为美国人好像不太用这些。也可以带一点喜欢的零食，天知道室友分我鱼豆腐吃的时候我感动成什么样了……虽然 [ucsb](#) 比较偏，但基本生活需求还是可以满足的，大家不用太担心。

01 在阳光里没有人念不好书

这趟去加州主要是去学习的，所以还是先来谈谈学习。

对于社会学专业来说，前期选课不难。想选的课基本都有余量，也不太需要抢。开学第一周和复旦一样用来试听，选不上的课也可以去找教授 crash，和复旦不一样的是 crash 上

的课也可以退。↵

我一开始选了四门专业课，但上了三个礼拜就怂了退了一门。学期中我无比庆幸当初做这个决定。UCSB 是 quarter 制，整个学期都非常紧凑，平均下来每周要交一篇 1000 多字的 essay，后期都是好几个 DDL 堆在一起。但这也有专业的原因，国外人文社科学起来可能辛苦一点，毕竟有很多文献要读。↵

好在结果都还不错，最后我拿了两个 A 和一个 A+，这让每周 5-6 天的惨叫都有了一点意义。学期一开始因为语言不通，每一门课都听得我魂飞魄散。我当时社会分层和社会运动两门课的教授口齿特别清晰，所以适应一两节课就进入状态了。但环境社会学的教授是瑞士人，说话没有起伏还带点口音，第一节课我就盯着老师脸睡着了。这门课我死撑着没退是因为教授和助教都太友好了。学期初的时候我甚至夸下海口要每周骚扰助教一次，可惜最后连合照都没拍到一张。↵

在 UCSB 上课最大的感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跟家长视频的时候犹豫了半天还是说“我觉得在这里做什么都是有用的”。所有的阅读材料、ppt 都会陈列在 [gauchospace](#) 上，所有作业要求和评分标准都明明白白写在 word 文档里，教授和助教分工明确，教授负责课程方面的疑，助教负责解答作业相关的问题。在这里我很少产生那种石沉大海的无力感。我还是会焦虑惶恐，但我知道每一步都走在正确的路上，另一边总有好的未知在迎接我。↵

这一切有两个原因，一是加州的阳光又多又好，二是这里的所有反馈都非常及时。所有作业的成绩都会很快发布，一拿到成绩就可以去问助教要进一步反馈。我找过两门课的助教，其中环社的助教我找得尤其多。每篇文章助教都会耐心跟我讲哪些地方写得比较好，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后来我专门建了一个文件夹放助教夸我的 comment。尽管一学期下来也没几条记录，但这些都是我的救贖时刻了。教授那边也一样，我当时用我支离破碎的英语找两位教授谈过，教授非常耐心地针对我的问题跟我讨论。我至今记得 [Tober](#) 教授和我说的那句 “It’s always easy to criticize.” ↵

国外的言论、政治环境也更开放一点。教授们对 Trump 普遍看不顺眼，尤其是环社教授天天鼓动大家积极参与中期选举把川普投下去。还有就是社会运动这门课。这门课对我来说是全新的，我大概会一直记得埃及运动、占领华尔街、旧金山的同性婚礼游行、BlackLivesMatter 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运动。当然由于短学期的限制，理论方面很难做到非常深入，很多都只是点到为止，但教授会把面铺得很广，带你领略尽可能多的东西。社会分层和社会运动还分别布置了两本纪实文学要读，一本是关于 BlackLivesMatter 运动，一本是写付不起租金被赶出家门的底层美国人民，也都很有意思。↵

我一直知道社会学是个很大的专业。是一个别人问起时很难“一言以蔽之”的专业。它涵盖社会的一切议题。在中国我们谈本土偶像文化和农民工问题。在美国我们谈种族、谈移民、谈社会运动，谈一切叛逆又忠实的东西。这门很大的专业在被降解成更小的话题时更迷人了。在这里学到的一切都让我见到更真实的社会，从而得以在这个图景里找到一点这个专业的意义。↵

在 UCSB 的这三个月我还在 [gay](#) 的影响下形成了非常优良的劳逸结合习惯，也就是工作日拼命学习周末拼命玩。我以前不是个爱去图书馆的人，但来了 UCSB 之后我周一到周四的下午都会打卡图书馆。UCSB 的图书馆分 [ocean side](#) 和 [mountain side](#)，一边靠山一边靠海。七层和八层是我的永无岛，在高处的小隔间里看着海写作业是件很享受的事情。圣塔芭芭拉的阳光一直很好，下午的时候敲在玻璃窗上好像叮咚作响。↵

↵

02 加州给一切镀一层温暖滋润的膜。↵

来美国待三个月不旅游是不可能的，那我还来交流干什么（也不是）↵

在美国的旅游始于一段孽缘。↵

没有这段孽缘我肯定去不了那么多地方，也不会在学习上那么积极。我在此再次向 gsy 同学致一万句感谢。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俩合租了一段时间，之前完全不认识，但租着租着发现真是无话不谈满默契。在命运安排下就开启了旅伴这个属性，一起去了超多地方。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多和同去的同学交流交流！是真的可以解锁绝美友情：D

首先圣塔芭芭拉本身就蛮值得逛的，因为是度假胜地，整个节奏都很慢，downtown 那边也是一派海边小镇的悠闲风情。海边有很长的栈桥，晚上点起灯来的时候像宇宙的珍珠项链。Downtown 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店，从百货商场到漫画书店应有尽有，衣服和鞋也经常会打折。

但大概越近的地方人越不容易珍惜，就像我身为一个上海人却从来没登过东方明珠。一直到学期结束我都没有去过圣塔芭芭拉的动物园、丹麦小镇和很多其它出现在一日游 list 上的地方。我从朋友圈、微博、Instagram 看同学描绘的这座海边的包罗万象的魔幻动物园，看她们拍的火烈鸟、企鹅，像一个近在咫尺的梦，一伸手就会被打破。

这三个月里我去了三四次洛杉矶，大多数都只作为一个中转站。我们去过环球影城，坐了两趟哈利波特列车都不觉得尽兴。我们买黄油啤酒分着喝，晚上去格里菲斯天文台看日落，看暮色从四面八方轻缓地合上来，天空是蓝色、金色、橘粉色、灰色的渐层变化。第二天我们在圣莫妮卡的海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哀嚎要开学了，但心里又因为开学比国内晚感到一点点幸灾乐祸的平衡。

学期当中我几乎每周末都和 gsy 出去玩儿。一开始我们加了一个华人户外运动社团，周末爬爬山，在山顶看海、看小小的圣塔芭芭拉。后来我们一块儿去了圣地亚哥。事实证明有些一日游真的不能报。那里的博物馆特别多，跟着导游这儿一个小时那儿半个钟头是真的什么都看不完。但圣地亚哥很好，圣地亚哥像一杯海滩边上的果汁鸡尾酒，调和阳光、莓果、菠萝和海浪，像一颗爆珠一样鲜活地存在我记忆库最外面，一咬就是那天爆炸似的阳光和快活感受。几周之后我们又去了旧金山，那时候山火刚起，我们跑在时间前面，在车上拍晚霞和月亮。

那之后我又用相机记录下优胜美地的山和酒吧、尼亚加拉瀑布边上的同性婚礼、拉斯维加斯五光十色的夜晚和圣诞夜纽约唯一开门的爱尔兰酒吧。这些事情在经历的当下只觉得新鲜而灵动，在这么久之后再回想只觉得像被太阳晒褪了色，越陈旧越让人想念。

03 正式道别与致谢

离开圣塔芭芭拉的两周前，RA 来问我们 Will you come back，我说 Maybe，但我知道这几率多么渺茫。我在日记里记录这一片刻时感到悲伤和不舍，但此刻我坐在上海的家里，回过头再想在圣塔芭芭拉的三个月只觉得还像是浸过蜂蜜一样醇怡读文献、编论文的时候再生不如死，如果能再让我去一次，我一定也还是愿意。因为大多东西都是因为只此一次才格外珍贵，在这三个月里我已经遇到很多人，拥抱身边的一切东西了。

谢谢学校给我这个机会，谢谢父母对我无条件的支持。也谢谢因为这个项目遇到的所有人，你们点亮了我一段人生。